

● 王传明 著

中国，

1967



中华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 1967

王传明 著

中华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中國，1967

作者：王傳明

出版：中華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中華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8 號
新世界大廈第一座 10 樓 1006 室

印制：山東省東營市新華印刷廠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6.875 印張

字數：18 萬字

版次：2001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ISBN 962-86045-1-2

定價：18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北京。

风雪弥漫的深夜。

静静飘落的雪花，宛如万把银梭编织着一张神秘而硕大的纱幔，笼罩着黑沉沉的夜空。

一阵低沉而缓慢的钟声，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苍穹深处滚来的闷雷。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迷漫的风雪中，巍然耸立的北京站大钟。两根巨大的长短时分针合并在一起，指向“十二”点。

突然，尾随着深沉、颤抖的钟声，传来一个高亢而威严的声音，惊醒了睡梦中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新年好！”

一辆由大型轿车改装成的宣传车，沿宽阔的大街缓缓驶来。车顶四周排列的十几只高音喇叭，象一张张巨大的嘴巴，朝飞雪茫茫的夜空喷放着慷慨激昂的音量：“现在广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此刻，风雪扑打的市区显得格外清冷，灯光闪烁的大街上只有寥寥无几的行人和车辆，但在那一扇扇黑洞洞的窗子后面，却掩藏着无数个惊恐的身影，正静静地倾听着。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宣传车驶过空旷、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沿灯火通明的长安大街向西驶去。

肃立的华表;洁白的玉桥;雄伟的城楼;闪烁的宫灯;鎏金的飞龙;高耸的宫墙;新华门嵌满铜灯的红门;金光灿烂的国徽;怒目而视的石狮;……一切都显得那样古老、庄严;一切都仿佛在这威严的喧嚣声中震颤着,怒视着。

就在这寒冷的深冬之夜,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一次全面的较量。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马路两侧竖着一排排用苇席结扎的大批判栏,上面糊满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一望无际。一个身穿将军呢大衣的老军人,迎着风雪步履蹒跚地走来。他手拄拐杖,缓缓而行,看来他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帽檐上,肩头上,积落了厚厚一层雪花。在他身后不远处,尾随着两名年轻的保卫人员,不时冻得搓手、跺脚。

宣传车驰过去了,转动的车轮掠起一股寒风,刮起一团纸片、雪屑,象无数条小蛇在他脚下旋转,抽打着他的大衣下摆。他毫不理睬,仍然默默地向前走着,用两道冷峻深沉的目光浏览着路旁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就在这片浩浩荡荡的字墨纸片中,他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质问徐向前!”那黑森森的大字,活象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怪兽,气势汹汹地逼视着他。他只瞟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质问?太客气了。”

一辆辆卡车呼啸着从他身边驰过。红旗飞舞的车上挤满了身穿黄绿军装的红卫兵小将，在每辆汽车的车厢前端，都站着一排挂木牌、戴高帽的“黑帮分子”。

徐向前停下脚步，愕然地望着一个个被游斗的老人。突然，他目光凝住了：

驰到近前的卡车上一个穿旧军服的瘦高个，被两名粗壮的年轻人扭架着坐在一把高高的木椅上。缠满绷带的左腿象半截砸断的石桩，随着车身的颠簸无力地晃荡着，浸渗出斑斑血迹。他高昂着花白蓬乱的头，一双火爆爆的眼睛怒视着前方。挂在他胸前的木牌上写着一行黑森森的大字：“打倒三反分子罗瑞卿！”

罗瑞卿将军显然也看见了站在路旁的老人，是的，他一定认出来了，这就是和自己生死与共、驰骋疆场几十年的徐向前元帅。一瞬间，将军那双充满仇恨、愤怒和痛苦的眼睛变得温和了，他用力挺直身躯，干裂的嘴角蠕动着，挤露出一丝淡淡的、从容不迫的微笑。

卡车驰远了。徐向前一动不动地挺立在风雪中凝望着。

一辆红旗牌轿车无声无息地在他身边停下。刘秘书从车上跨出来，向徐帅轻声说了句什么。

徐向前突然抡起手杖，朝一旁席棚上的大字报狠狠砍了一下。随后，大步朝轿车走去。

刘秘书紧张地四下看看，见没人发现，忙朝席棚上吐了两口唾沫，把被砍破的大字报按贴好，也和两个保卫人员匆匆钻进汽车。

凌晨。西山脚下。叶剑英办公室。

宽敞的房间，陈设简朴。迎面墙上挂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窗外。隐隐传来一片激烈嘈杂的广播声。这是小将们架在山脚的高音喇叭又开始“战斗”了。不同的是今天没有“勒令”、“声讨”一类的檄文，所有的喇叭全在宣读“元旦社论”。看来这篇充满激情

的文字又把小将们刺激得热血沸腾了。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叶剑英元帅独自伫立在打开的落地窗前,凝望着窗外的群山。不知是在凝听广播,还是在眺望沉思。一抹乳白色的晨曦从窗口斜射进来。将他的身躯映成一幅线条分明的剪影。

徐向前脚步匆忙地走进来,他看了看站在窗前的叶帅背影。什么也没说,轻轻在沙发上坐下。

突然“砰”的一声,叶剑英用力关严窗子,激昂的广播声戛然而止。他转过身,这才发现沙发上的徐向前,忙笑道:“徐帅,失迎喽,你何时到的?”

徐向前:“我刚刚坐下。剑公,你这样早把我喊来,有甚事?”

叶剑英没回答。走到大写字台前,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递给徐帅,语气平静地说:“新年伊始,送你几张贺年片。”

徐向前接过纸片,摸了摸衣兜没带眼镜。刚喊了声“刘秘书”,叶帅已把一柄放大镜递到他面前。刘秘书走进来,他又一挥手:“没事,你去吧。”随后,忙拿起放大镜看着。映入他眼帘的是两个大字:“急电!”

他一边慢慢移动着放大镜,一边轻声念着:“沈阳军区陈司令员来电:昨晚九时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进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员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目前,冲击仍在继续。请军委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二十分。”

徐帅翻过一页纸,放大镜下又出现两个大字:“急电!”他接着

念道：“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来电：昨晚十一时，大约万名红卫兵搜抄了八名军区领导的住宅，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请军委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凌晨三点。”

徐帅又翻过一页纸。放大镜下再次闪过两个大字：“急电！”他的声音在颤抖：“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来电……”他念不下去了。索性匆匆翻阅着。放大镜下不时闪过两个同样的大字：“急电！”“急电！”

“啪！”徐帅将手中的“电话记录”和放大镜朝茶几上狠狠一摔，站起身愤愤地说：“这简直无法无天！”

叶剑英摘下眼镜，一边轻轻擦试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说：“昨天晚上，总参、总政、总后三大机关也遭到冲击。总后部长邱会作，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也被小将们抓走，到现在仍不知去向。”

徐向前忧心如焚：“你是军委秘书长，你应该立刻下令制止这种行动。”

叶剑英微微一笑：“我的命令恐怕不灵噢。”他用手指往头顶上指了指：“这些造反派神手通天，来头硬得很，根本不会把我这个军委秘书长放在眼里。”

徐向前急切地：“那我们去找主席，请他出面说话。”

叶剑英：“我已报告了林副主席，他近来身体不好。让我们几个老师先研究一下，看当前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

徐向前气朗朗地说：“不管怎么搞，绝不允许随便抓人，随便冲击。部队要有自己的组织，要有独立的章法。”

叶剑英赞同地点点头：“是啊，没有组织，没有章法，就要乱套。军委文革小组被打瘫了，部队的运动没人管了，这样不行。我的意见，军委要尽快重新组建一个领导机构，把部队的运动管起来，这样才能制止眼下的混乱局面，把部队稳定住。”

徐向前爽快地一挥手：“好！应该有人管一管。我去找聂帅和陈老总再商量一下。”

叶剑英：“我已派人去请他们了。聂帅很快就到，陈老总到机场去迎接外宾，忙完他那一砣砣才能来。”

徐向前想起什么：“刚才来的路上，我见一车车的小将往机场赶，陈老总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叶剑英忧心忡忡地苦笑一下：“我也只能求菩萨保佑了，但愿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首都机场。候机室大厅。

红旗乱舞，人声鼎沸，万头攒动。

一支支红卫兵战斗队在这里汇集成一片汹涌的人潮，冲击着大厅的每一个角落。质问声、口号声，此起彼落，混乱不堪。外交部长陈毅被围困在中央一处不大的空间里，十几名警卫人员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奋力阻挡着人群的冲击。陈毅元帅披着海蓝呢大衣，神情坦然地端坐在沙发上，微微眯缝着双眼，静静地注视着面前激昂壮烈的场面。

围攻的人群越冲越猛，越喊越凶。警卫人员渐渐有些阻拦不住。

陈毅突然站起身，朝警卫人员高声吼道：“你们放开！”

警卫人员犹豫着，谁也不敢松手。陈毅又重复一句：“我命令你们，全部放开！”

警卫人员松开挽着的手臂。冲在前边的人群向前涌了两步，却象遇到强大的阻力，猛然止住了。陈毅元帅双手叉腰，如同一尊铜浇铁铸的雕像威风凛凛地挺立在包围圈中，两只深邃、威严的眼睛半睁半闭，冷冷地逼视着呼啸的人涛，那炯亮的目光仿佛凝聚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冲挤在前头的年轻人们被震慑住了，谁也不敢再跨前一步。可后边的人群仍在呼喊着、冲涌着。陈毅索性甩掉大衣，纵身跨到茶几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沸腾的人群。就象高音喇叭被卡断电源，大厅里猛然静了下来。静的那样突然，那样神奇。

冲挤的人们不动了，挥动的拳头落下了，一张张充满稚气和激奋的脸仰望着同一个方向，愕然而好奇地望着那尊兀地而立的高大身躯。

陈毅开始讲话了，声音洪亮而有力：“你们不要胡乱喊叫，有理不在声高嘛。诸位找我陈毅有啥子事，可以慢慢讲。”

一男青年喊道：“你为什么反对红卫兵运动？”

一个姑娘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许军事院校的学生串联？”

象点燃一串鞭炮的引捻，人群中又爆发出一片“噼里啪啦”的杂乱喊声：

“你为什么压制外交部的革命群众造反？”

“你为什么反对打倒一切走资派？”

“你的一一·一三讲话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彻底进行批判！”

“你要向群众公开作检查！”

陈毅双手一压，众声顿息。他用凜然坦荡的目光扫视着全场，嘴角漾起一丝倔强、冷傲。然而，当他与一双双狂妄而又充满稚气的目光碰撞时，他变得温和而又诚恳，语重心长地说：“我的讲话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要让我说话，咱们展开辩论嘛。我保证以礼相待，你们也要以理服人。刚才，一位小同志说我反对‘打倒一切’，不错，我是反对。现在有人提出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那么请问，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置于何地？如果全国县以上的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有人成心要搞垮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事业！同志们，斗争复杂得很，你们还年轻，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不要被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利用！”

陈老总这光明磊落的思想 and 发自肺腑的话语，深深吸引了每一个红卫兵。人们静静地听着，大厅里一片哑然。

陈毅顿了顿，语气平缓地接着讲道：“不满诸位实说，十一月十三号我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有意要得罪人的。他们整天地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吗？无非是封建、迷信那一套。我们共产党人信的是马列主义，不是耶稣基督，不是上帝，有人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笑话！我和毛主席共事四十多年，关系好得很。我的讲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表扬我陈毅讲得好！你们让我作检查，毛主席会不会同意呢？我看不会。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委托来迎接外宾，你们在这里聚众捣乱，干扰我的外事工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的，我希望大家听毛主席的话，遵守纪律，赶快散开！”

红卫兵们似乎不甘心就此收场，没人走开，没人争辩，也没人呼喊。一双双洋溢着战斗激情和稚气十足的眼睛，固执地望着陈毅元帅，象在思索，象在挑战，也象在期待着他再讲下去。

外面，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声。

从大厅玻璃窗可以望见一架大型客机正徐徐降落在跑道上。陈毅双臂抱在胸前，不动声色地问：“现在外国客人到了，我不去，那你们报名，谁个去？”他用两道严厉的目光扫视着众人。

没人回答。密密麻麻的人群自动闪开一条路。陈毅豪爽一笑：“你们没人敢当外交部长，还得我去。”说罢，大步跨出候机室大厅，冲跟随的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些娃娃们好不懂事体。”

一个工作人员急步赶到陈老总近前说：“刚才汪东兴主任来电话，毛主席原定会见外宾的安排因有事取消了。他说客人到了请你先陪送到国宾馆。周总理在那里等候。”

陈毅一怔：“哦，好吧。”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

这座具有古老历史的简朴幽静的房间，对中国人来说早已非

常熟悉。一排排檀香木的大书架上，排列着各种线装书。

此刻，十亿人民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正微闭双目，神情疲倦地仰坐在单人沙发上。

茶几上摆着只小型录音机，里边传出林彪那略显嘶哑的声音：“……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象在静听，又象在安睡，魁梧的身躯一动不动，红润而安详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中夹着的香烟已挂上长长的灰蒂。一缕轻烟，袅袅飘升。忽然，他莫名其妙地微微一笑，睁开眼自言自语道：“一句顶一万句？”

内勤秘书走进来，小声说：“主席，他们来了。”

毛泽东关掉录音机，站起身说：“请他们进来。”

丰泽园。小餐厅。

一桌精美的酒肴。圆桌上摆着滚沸的火锅，旁边放着两瓶茅台和一瓶通化葡萄酒。

毛泽东满面含笑。端坐正中；在他两侧围席坐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和组员王力、戚本禹、姚文元。

随着一串清亮的笑声，腰间系着条雪白的法兰西绣花小围裙的文革小组代组长江青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菜盘从厨房走出来。

江青将菜盘放到桌上，笑盈盈地冲客人招呼道：“这是我做的‘松鼠黄鱼’，主席最爱吃这道菜了，你们尝尝怎么样？”

毛泽东首先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边慢慢品尝着边满意地赞扬道：“嗯，味道不错。”

几位客人也附声称赞。

江青颇为得意地笑着，给毛泽东和客人各斟满一杯茅台酒，自己却倒了半杯通化葡萄酒，柔声地说：“我喝不了烈酒。只能喝点

甜酒。”随后，举起酒杯，以主妇的身分对几位客人说：“你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功之臣，过新年了，主席请你们来坐一坐，算是慰问吧。”

毛泽东擎杯在手：“我祝各位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几位客人恭敬地站起身，同声说：“祝主席身体健康！”宾主频频举杯。

毛泽东放下酒杯，夹了两只辣椒放到姚文元和戚本禹面前的小盘里，诙谐地说：“你们二位江南才子也要学会吃辣椒。敢吃辣椒的人才敢革命。当年在保安，我就和斯诺说过。”

姚文元和戚本禹忙大口吞嚼着辣椒。辣得头上直冒汗珠，不住地咧嘴吸冷气，却又忙不迭声地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看见他们的样子哈哈大笑，扭头问张春桥：“春桥，你怎么样啊？”

张春桥毫不犹豫地夹了一只最大的辣椒，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边郑重地说：“我在青年时代读了《西行漫记》就学着吃辣椒，锻炼意志，跟着主席革命嘛。”

毛泽东爽朗地笑道：“自古齐鲁多豪杰。春桥，你果然不失齐鲁之风啊！”

江青望着张春桥，笑嘻嘻地说：“春桥，这回你要用鲁国之风扇‘革命’之火呀！”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赞扬道：“你们的元旦社论写得很好，火点起来了，看来会越烧越旺。”

张春桥恭敬地问：“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指示？”

几个人忙掏出小本，准备记录。

毛泽东点燃一根香烟，笑吟吟地说：“半年来文革小组做了不少好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名声大得很喽，相形之下，国务院的好多部，却没做多少好事。这些人跟修正

主义跑得太远了，不能再让他们跑下去了。”

江青愤愤地说：“他们都是刘少奇的人。要把权力从他们手里统统夺过来！”

几个客人用敬仰和期待的目光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坦然地一挥手：“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没有他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会搞得更好！你们转告康生、伯达同志。今后，文革小组不仅要领导运动，也要学会领导生产。要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你们首先要把钢铁、煤炭抓上去。农业，你们首先要把粮食搞上去。有了这两条，就能站住脚。当然，对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绝大多数还是要保护，要团结。就是走资派，烧一烧，批一批，只要改正了错误，还是要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江青又愤愤然地说：“有些走资派非常顽固，至今仍在坚持反动的刘邓路线——”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不要叫刘邓路线，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他的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个人我还是要用的。”

几位客人全惊愕地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容光焕发的毛泽东。

江青当即大声说：“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指示办。”

张春桥略一思忖，小心地问：“主席，各地的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夺权斗争是不是统一进行？”毛泽东韬略在胸，含笑摇头道：“那倒不一定，桃子熟一个摘一个嘛。从目前运动的发展情况看，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了。我是寄希望于上海的。”毛泽东说到这里，侧转过身问张春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张春桥：“我和文元同志过两天就走。”

姚文元：“上海一千万人民决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端杯起身：“我在北京等候消息，祝你们成功！”

清华大学。办公楼党委会议室。

几十名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聚集在这里。一律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腰扎皮带，臂佩袖章，手握语录，翘首张望。一双双眼睛紧张而急切地盯着写有大红“党委会议室”字样的玻璃门。一个戴眼镜、左臂佩戴着“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团”袖标的小伙子站在最前面。他便是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总司令蒯大富。

大门打开，掌声四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几个显赫人物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代组长江青。她穿一身半新的军装，草绿色军帽罩着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跟在她后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和有些老态龙钟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几位中央首长笑容满面，同学生领袖们一一握手。几个女学生拥到前边拉住江青的手，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跳跃着，欢笑着，问候着。

江青笑咪咪地时而拍拍这个的肩头，时而整整那个的军帽。她用手势招呼大家入座，学生们在四周的沙发、木椅上坐下，将几位中央首长群星捧月般地围在中间。

江青拉着两位女学生在正中的大沙发上坐下，又摆了摆手，室内顿然静了下来。她用亲切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红卫兵，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同学们，新年好！毛主席委托我来看望大家，并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蒯大富率众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等欢呼的声浪平息下去，江青接着说：“康老开了一夜会。伯达同志最近身体不好，可他俩一定要来看望大家。”

陈伯达口齿不清地说：“我是来向小将们学习的。”

康生和蔼地笑着，语气昂扬地说：“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是新中国的希望！”

学生们兴奋地热烈鼓掌。康生的脸色却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你们不能骄傲啊，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他们手中还握着很大的权力，还会以十倍的凶残，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危险。”

红卫兵领袖们屏住气，全用敬畏和迷惘的目光望着他。

江青提高声音说：“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光批判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控制的权力夺过来。这些人很多，很多。中央有，地方有，军队也有。你们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他们发起全面进攻，该斗的斗，该抓的抓，该关的关，决不能手软！毛主席坚决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

蒯大富挺身而出，慷慨激昂：“江青同志，您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请您放心，我们红卫兵坚决听从中央文革的指挥，您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江青非常赞赏地说：“好，我和你们并肩战斗！”

陈伯达慢悠悠地说：“彭德怀被红卫兵抓住了，中央文革已经派人去把他押回北京，今天就到，你们可以组织批斗嘛。”

江青两眼闪着愤恨的亮光，对蒯大富狠狠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斗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造他的反嘛，还有那些副总理啊，部长啊，全是刘少奇的人。”

康生城府高深地说：“最近我又读了列宁的《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这是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经典，我们把刘少奇鼓吹的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谬论，也叫做唯生产力论吧，这样就可以把他同老机会主义挂起钩来，也可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用一根黑线联起来。”

陈伯达赞同地说：“有了这块靶子，就能把他们从政治上摧垮。”

蒯大富有些畏怯地问：“刘少奇能批能斗吗？”

江青声色愤慨地说：“有什么不能的，他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怎么斗也不过分。毛主席讲了，不打败刘少奇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愿意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吗？”

学生们齐声吼道：“不愿意！”

康生语气温和地鼓励道：“刘少奇的案子中央已经定了，你们就放心干吧。当然喽，要文斗不要武斗。”

蒯大富面带难色地说：“刘少奇躲在中南海不出来，我们怎么斗？”

江青毫不顾忌地说：“那你们就冲进中南海把他揪出来嘛。”

康生笑咪咪地摇摇头：“不好，这样做影响不好。”他扶了扶水晶石的琇琅眼镜，望着蒯大富，平静地说：“刘少奇的小女儿不是在清华附中吗，听说刘少奇和王光美最疼爱这个女儿，你们要动员她反戈一击嘛。”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陈伯达朝小将们扬了扬手，声音嘶哑地说：“只要斗了刘少奇，你们就在中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红卫兵头头们群情激昂，跃跃欲试。

有人走进来向江青耳语了几句。江青用满屋子都能听见的音量对康生说：“康老啊，押送彭德怀的红卫兵马上就到。周总理派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带着一卡车战士到车站去接，这不是武装劫持吗，你看这可怎么办？”

康生笑吟吟地望着蒯大富：“这要让小将们来回答，看他们答应不答应。”

蒯大富“忽”地站起身，响亮地说：“我们决不答应！他们有一卡车战士，我们‘首都三司’有五十万战士！”

康生口吻温和地：“用不了那么多。去十分之一就足够了。”

陈伯达冷冷一笑：“这可真是猩猩惜猩猩啊。”